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羊欣

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晉隆安中，爲元顯後軍府舍人。元興中，爲桓玄平西參軍，轉主簿，楚臺建，遷殿中郎，稱病免。義熙中，武帝版補劉藩右軍司馬，轉長史，歷道憐中軍諮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至宋元嘉中，稱病免，除中散大夫，卒年七十三。有藥方十卷，集七卷。

書

三月六日欣頓首，暮春感摧，切割不能自勝，當柰何柰何！得去六日告，深慰。足下復何如？腳中日勝也。吾日弊，難復令自顧，憂歎情想轉積，執筆增悅。足下保愛，書欲何言。羊欣頓首。淳化閣帖三

羊玄保

玄保太山南城人晉安帝時爲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何無忌諸葛長民俱版爲參軍不就除臨安令尋爲武帝領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武帝爲太尉復以爲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時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司徒長史黃門侍郎文帝即位出爲宣城太守尋爲廷尉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徙吳郡太守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加光祿大夫孝武即位以爲散騎常侍領崇憲衛尉遷金紫光祿大夫進位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特進大明八年卒年九十四謚曰定

陳吏民亡叛制

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皆艱遂譬民於亂

綱綏之然後可理、黃籍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爲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當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故率管穴冒以陳聞、宋書羊玄保傳

羊希

希字泰聞、玄保兄子孝建初爲尚書左丞、大明末爲始安王子眞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降號橫野將軍爲其下晉康太守劉思道所殺、贈輔國將軍、

奏劾謝沈

山陰令謝沈親憂未除常著青絳納兩襠請免沈前所居官 御覽六百九十二引宋起居注太始二年御史中丞羊希奏

北征上計

以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緣道把沙開溝以夜繼日日才行十餘里或七八里

參陸澄皇弟休倩殤服議

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準據案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 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二

刊革山澤舊科議

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爈種養竹木雜果為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

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已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宋書羊玄保傳、大明初、希已云云、從之。又南史三十六

與孫詵書稱陸法眞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宋書良吏王歆之傳、世祖世、吳郡陸法眞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

劉少府

劉、失其名字、官少府。案元嘉中有劉興祖、由少府拜青州刺史；前廢帝紀有少府劉勝之、南史作劉勝之、未知孰是。

答何衡陽書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爲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啟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熏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邪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邪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上之書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披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殺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鵞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鵞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鵞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

疾若人入乎出怵惕於王庭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疏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淸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阱非我無謀泰勿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疏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牲之欲也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欲未盡而化宜漸抑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綱詩翼五犯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誶申弓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

譬、請俟諸君子、廣弘明集二十

何承天

承天東海郯人徐廣姊子、隆安末南蠻校尉桓偉引爲參軍、尋解職、義旗建長沙公陶延壽已爲輔國參軍、除瀏陽令、尋還都、撫軍劉毅鎮姑孰、版行參軍、出補宛陵令、趙恢爲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去職、武帝爲太尉已爲參軍、除太學博士、從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隨府轉衛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晦誅、行南蠻府事、尋爲到彥之右軍錄事、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領國子博士、遷御史中丞、坐事、白衣領職、元嘉二十四年、又坐宣漏密旨、免官、卒年七十八、有禮論三百卷、集三十二卷

木瓜賦

美中洲之嘉樹、表問冶之麗姿、結靈根以誕秀、傾朝日以揚輝、擢叢柯之冉冉、布翠葉而葳蕤、惟茲木之在林、亦超類而獨徹、方朝華而磐貫、比沙棠而有耀、當大廈之方隆、愧微幹之纖撓、豈隱樸以幸全、罔呈才而不效、離眾用而獲益、永端已以勵操、願佳人之予投、思同歸以託好、願衛風之攸珍、雖瓊琚而匪報、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三

爲謝晦奉表自理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己、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勲、

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壁、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尊推、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飢、仰望鑾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介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閨牆、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為政大小、必先啟聞、糾剔群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齒召、爲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贊命之佐、勳於佞邪之手、

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舉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愼無纖介之愆伏事甫尒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陷戮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上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宋書謝晦傳 案何承天傳云晦將見討

使承天選立表撰又案南史庾登之傳云承天爲晦作表當浮舟東下發此三豎今表有此語

又爲謝晦上表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卒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與茲害不作義臣王弘等竊弄權威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幷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控舟見襲姦僞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眤既經啟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於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移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

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渝、期之以死、
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亂伏、不有所廢、將爲以興、
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憚張武之疑、入邸龍飛、
非俟宋昌之說、斯乃主臣相信、大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
之及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於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
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
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啟、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
心、足貫幽顯、陛下遠遵先旨、申以婚姻、大忝世休、復蒙引召、是以
去年送女遺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
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邈、陳訴靡
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
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幸、闚望國權、親從磐時、規自封殖、
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

呂營陽爲言廬陵爲皐又呂臣等位高功同內外形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二三至下機能不誓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己廬陵之事不由傷人內積薦潛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旣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因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故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願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尙有童幼擁己號令誰敢非之而亦流三千處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尙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讒慝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邪所移勢同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鑒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

之患大有問鼎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淩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擅殺人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拏戮岳牧傾陷臣才非將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廟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館徒結甲軍次巴陵凝欣窘慨望風奔迸臣誠知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埽直入石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敗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雷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藩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眾旋旗還保所任須炎近路尋復表聞。宋書謝晦傳

上元嘉麻表

臣授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麻數耽情注意迄於白首

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旣往七曜厤每記其得失自
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攷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
疏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
㠯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㠯虞書著
欽若之典周易明治厤之訓言當順天㠯求合非爲合㠯驗天也
漢代雜候淸臺㠯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
其衝㠯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
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㠯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
㠯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㠯中星檢之所差
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厤冬
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㠯月蝕檢
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㠯土圭測景攷校
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

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厤表云自古及今凡諸厤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厤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厤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採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宋書厤志上太子率更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

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議

奏改漏刻箭

尚書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案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攻驗施用。宋書曆志下

奏劾博士顧雅等

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屨，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理亦宜。家中朞服為允。其博士庾蔚

之顏測齊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悛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

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目下至於爲

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儀亡廬陵三王昌

餘尊所厭脩服大功海鹽公上禮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

苍據經傳止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顏雅周野王等并不

背悅方稱自有宋已來皇子諸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

緦功之服不廢於本成顏獨以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傳

其所輕豈緣情之訓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

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

麻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廬陵三公主爲所生

母符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

子不服當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

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

又言長子去斬衰服離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諸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似尋爲藩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答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答既被攝撫二三日而輸指辭雖理屈事窮猶鬥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國家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覈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以明國典謹案大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憭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顧遠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準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覈混同茲失亦宜及咎

請吕見事誼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從失未逆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悞失、三人加禁錮五年。宋書曆志二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

陳滿射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宋書何承天傳南史三十三通典一百六十六義熙中劉毅鎮姑孰常出行而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

尹嘉罪議

彼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為子還責嘉雖

斷犯欽義，而能無請殺之辭，能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勝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宋書何承天傳：永初末，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值赦並免。

薄道舉事議

尋劫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

今告呂叔母爲朞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朞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遂嫌畏負召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宋書何承天傳南史三十三通典一百六十七）

奏事官名議

旣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宋書何承天傳故司徒掾孔邈奏事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白見官奏之承天又議）

久喪不葬議

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

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誅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宋書何承天傳。時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

立三百六十律法制議

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厤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黃鍾長九寸，大蔟長八寸二釐，林鍾長六寸一釐，應鍾長四寸七分九釐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參之數。（隋書律厤志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二終

口字衍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承天二

與宗居士書論釋慧琳白黑論 即均善論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勸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㠯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㠯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㠯佳悟。何承天白。弘明集三

荅宗居士書 釋均善難

何承天口前送均善論，並諸求雅旨，來荅周至，及㠯爲茲理興耍宜明，不可但處㠯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㠯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㠯

案弘明集羅帳作齊積

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己任心無恡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靡損尙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於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濟于生所以大謬也論云眾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宜言緘默而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

非今論所宜引也人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御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出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荅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志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已此唯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汲於邪見理固天隔荅曰今亦

疫當作役

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眞智，終年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内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不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薄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何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躭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啟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

跂日損之途。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荅曰。謂鄰近爲取譬。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尺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未拔所存。虛信不立。是以金石克誠。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弈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根。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與周孔並力致敎。何爲誣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美。荅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敎。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

澤及豚魚，蠕動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造補寄之閑，爲勸化之本，演君爵之答，明來生之驗，被服肝衛而矜斯試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陁尸梨之風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眞儀，殊不宜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與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士，何士也？及楚英之偕仁寺，笮融之賄行佛，寧復有淸眞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緣形滋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中且忘疲，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敎，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撥拾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

貢作演

當作常

生之務務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
欺我哉深足下情篤故其陳始末想皆得大雅誨人不倦於此未
默耳前已遊瞻明佛論進步在冀或明然於心何承天白 集三 弘明

答宗居士書

並告疏省大論豈距陣如項籍既足下呂殿漢祖況狗士乎譬竪
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
方欲彰響眾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
中華所務是呂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
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運者不役
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籍詐皆由情發豈非道人之檄哉
未緣言對聊因代面何承天白 集三 弘明

答顏光祿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

閼作闇

万字行

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敷之於敎則弘，殆無所閼。退尋嵩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邇，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垂山木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翦性於斧斤，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櫱，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貨，得無過與。又云，謂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鼠雀。既已開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趙下麗，蠱稻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諧善。又曰，大德曰生，有形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六夷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廟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

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合受戚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懲已亡夫神魂惚恍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於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悉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嘗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庶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恆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己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與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勸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己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嫌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罪擯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恆心久而不化內慚瑕子未暇有所謝也何承天白

融當作翮

舊一作君　計一作許

取當作斥

重荅顏光祿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淨盡方寸，故願憑流以已託，鮮融厚，故意乖懷，惡已垂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辨，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臨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尹顏宜其下厠，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準，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雖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愚人孫士比性

生下於本當作本於

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於本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諸爲怛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封刎爲稟和爛淪爲勸善夫禋瘞蘋藻宗社三牲犧腯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發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唯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

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
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
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
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
多採謠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
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虛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
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估士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
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嘗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
陷、唱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泅腴、貢
砲提刀、情狀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
亦何妨於敎、而絀扃毅居之紀、埋閉周孔之世、羣結網罟、興眾愆
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剟、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
横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

一作仁

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傲理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焉云忘報。若能推衆施之七，以期欲人之嚌；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行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弘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敝，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則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若柴阿淵，以善其身，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制烹，揚除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晙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

背當年之貞惟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詭妖
違通人之致蹈瞋指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遊一也及蜀
梁二叔廿人縣背之禁非本義所斷故不復具云 弘明集四

爲謝晦檄京邑

王室多故禍難荐臻滎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樗闒有本燧被
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
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柰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
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
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
誘召令上迴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
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輒棄性
因猜多所忍害艱脊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昌
其所收及上下答示宗叔獻又令宜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

令以咨云欲自攬政事求解任還都並令舉其造此意又惡謝道人說外人告華反到彥之謀反不謝撫之城內虛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為狄當所譖當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百舌父亡道側惜事異人外絕酒醪而皆飲是恣厥貌口口口口口口几厥土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憤憤疑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若懼居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悅慨遂矯遣詔旨遣劉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臨利左尉儆衆軍已至揚子雖吕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修疾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互川驷介彼野武夫鷙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版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

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濟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黃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倚速指景齊奮諸賢並同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勖（宋書謝晦傳　案何承天傳云晦將見討使承天造立表檄）

全宋文卷二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吉阿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承天三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弃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明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眾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

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實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廣弘明集二十

荅向歆問祖無服父有服嫁孫女

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尊未可得嫁孫女不何荅曰吾謂祖為婚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婚鄭尚書曰祖為婚主女父不與婚事意謂可婚周續之曰禮己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為家主于禮可通徐野民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邪 通典六十

荅江氏問次孫持重

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荅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已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荅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通典八十八

通裴難荀論大功嫁妹

婚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為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邪、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已包降在大功不可嫁、夫徵樂興嗣親之感、繼嫡發離別之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聘、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嫌得嫁邪、若本降為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為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

然矣通典六十

渾天象論

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經天之數蓋說得之宋書天文志一隋書天文志上開元占經一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强即天經也黃道衺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强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

度彊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隋書天文志上開元占經一

安邊論何上表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兖天慈降鑒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旍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輸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偷强未嘗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啟祚兩燿霜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搆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

應或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
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
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
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戎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
示餘力內堅偽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羇致北闕猶
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
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
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靑徐使民有
羸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
則不足稍勤王師已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
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
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

策宋書作柤中通典作沮中

其所以逆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虜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通典作者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通典作襄陽之屯民夷散雜通典作民居星散晉宣王以為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堠之郊非畜牧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徼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而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通典作約而言之大段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擴其其上

田疇伽振其風略，莫彊宜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役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恆，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通典作露宿草寢露寢推其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通典作踐蹂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軌，起役必遲（二語通典作奔馳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

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故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衞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㠯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兗州、冀州移太山㠯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通典作其險足固）闕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㠯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㠯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㠯警備暴客，使防衞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脩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二萬矣。三曰纂偶車牛，㠯飾戎械，計千家之資，

不下五百輛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賊不可困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以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所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通典作銘由己還保）利輸之於庫（通典作武庫）出行請以自衛弓矢利鐵民不得辨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通典作習俗任）其性勇山陵川陸之形（通典作利）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戎中作制怨起及瓜今若以荊吳銳（己上十一字從通典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傷怨（通典作嗟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通典作廢）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選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

不知戰，至乃廣延賓冀，奉己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通典作苦）。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通典作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款因事密，晝戰見皃，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通典作增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通典作補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野之氓，兼扞城之用，千家之宰，總倍旅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

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脩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掎拔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禦敵通典作此亦禦敵之要也宋書何承天傳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

論魏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祠武帝於建始殿

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宋書禮志三

論蜀習隆向充請立諸葛廟于沔陽

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充等旨不是

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宋書禮志四

論旄頭

戰國並爭、師旅數出、懸旄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宋書禮志五

論吳朝設樂

世咸傳吳朝無雅樂、宋書樂志一 案張溥本此下有案孫皓云云、乃沈約語也、不錄

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爲宗廟登哥也、同上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樂、娛以人

宋弘明集無祭字
宵作膏

音庶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弘明集四藝文類聚二十二

三代樂序

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 通典一百

四十七御覽五百七十四

新厤敍

夫厤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敝也。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厤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厤，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厤，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厤，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續漢律厤志下注補又見宋書厤志上

釋奠頌

乃昔孔顏、勞周希虞、自天由美、異代同符、經修講治、研幾識理、道貫崇業、隆尊尚齒、初學記十四

社頌 并序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為此文

社實陰祇、稷惟穀元、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勤庸、勤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禮節斯因、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乃家乃國、是奉是遵、豈伊百世、萬代不泯、烝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峩峩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暑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二

白鳩頌 并上表

謹按尊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

軒之鴻烈鄒宮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治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合愛以神降祥方祇薦裕休珍雜沓景瑞畢臻至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暉洞照宇宙開朗微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瑋於運衡榮光圖彙於河紀蔑以尚茲臣不量卑懵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目翫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

三極協情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先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龍表粹離穗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領揚鮮帝畿□□□□匪德莫歸暮從儀鳳棲閣蔭闕粲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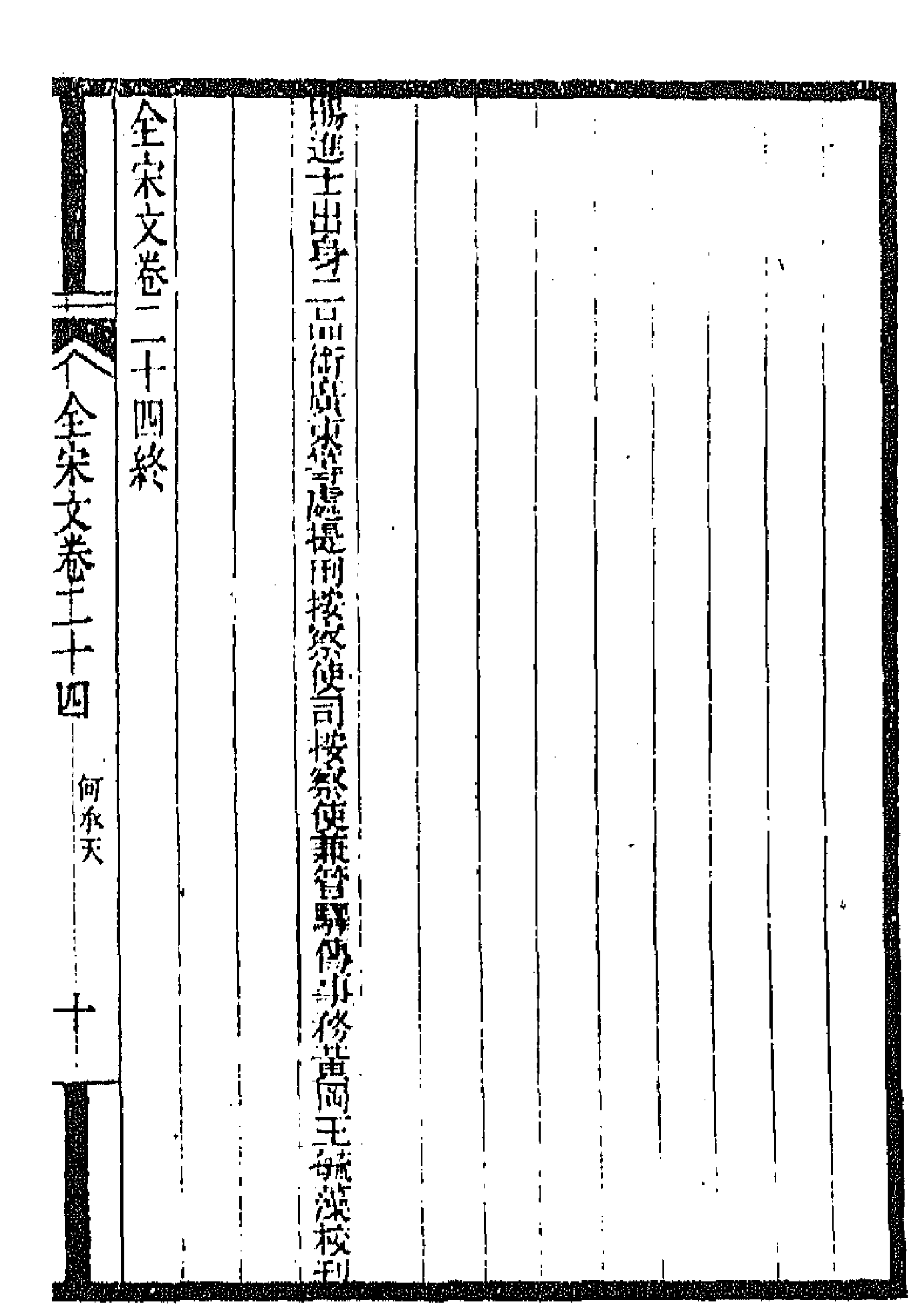
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逢慶祚。余生既晨。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甘露。思樂靈基。不遐有固。（宋書符瑞志下。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

天讚

軒轅改物。以經天人。容成造厤。大橈創辰。龍集有次。星紀乃分。（初學記）

地讚

九州攸同。時維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名猶不易。（初學記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隆安末為桓偉輔國主簿，隨府轉安西功曹，入為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遷御史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進侍中，復為太尉咨議，補右長史，宋國建，轉奉常，及受禪，遷太常，都官尚書，出為丹陽尹，復入為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封龍陽縣子，出為豫章太守，元嘉三年，進尚書右僕射，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有集二十卷。

諫北討表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因彼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

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齋擬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與鑾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執應賊不敢乘勝過陝遠脅大威故也今諸用兵之算事從閫中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與鑾遊洛而反因醜更生播遷之心必啟寇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斷斷傾注與鑾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曰殿下大中戒鑾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微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滅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因饑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小衄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卻之事實非敗之謂惟臨沂等可念耳若行

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攻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宋書鄭鮮之傳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

請立學表

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頹業以迴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介欣流者濟淮懷寶者剖和（藝文類聚三十八）

舉謝綱自代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盜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綱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階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免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宋書鄭鮮之傳御偉進號安西

轉補功曹舉牒郡謝綱自代

滕羨仕宦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所陷，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案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

無明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君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識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右丞則終身不著衿高世遠期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制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若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爲訓範人倫蓋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

之理而緣以情議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興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卒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道夫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支乎亡家可主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苦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當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所事可

侯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
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傷中庸又云若許遂懷則恐亡身殉命之
仕因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
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
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迴避顧望之地邪若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
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
國家之罪人耳何所而冊乎天以當卜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
不報也若爾蒞無負於滕柝則吾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
勸沮之本乎議者又引唐虞遐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
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滅苟令君正色
異議董昭不得扰蘇則之鋤賈充受辱於庾純因此而推天下之
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為發斯歎哉若因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

多者，則夷齊於黃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為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難塞已冥，誰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可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或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中，鄒說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甘碑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辨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譏，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宋書鄭鮮之傳：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之。

父疾去職議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為永制者也。當官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非，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眾包寡，而不以身遂眾，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為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至於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宋書鄭鮮之傳：長史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從之。）

啟事

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與沙門論踞食書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

案弘明集作申所至

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齊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於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于拜事非偏坐所預而已踞食為心用道儀為斂攝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疏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所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啟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其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並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眾而復禮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末於用又攝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十二 弘明集

神不滅論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說，將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粗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眾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粗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邪？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也。南藏此下有生之本邪生之所本八字原注。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

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答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情矣然形神雖爲妙異源但已有爲分夫所已爲有則生爲其本既初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其盡既其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鄰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爲不滅

案弘明集、在水出水、水字皆作火

可㠯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派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㠯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㠯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則、神不賴形、又加玆矣、神不待形、可㠯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邪、爲是神邪。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生之内、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

忘下此字衍

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則有忘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邪

難曰神卽形爲眼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就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若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荅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已守此一觀庶階其峯

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爲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曰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淸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爲迂、可不悟哉。釋藏東五　弘明集五

祭牙文

絜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祭。逆順幽辯、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王盛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曜、四境永安。沈文類聚六十　初學記二十二　御覽三百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五終

烏程嚴

傅亮

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傅咸玄孫初爲建威參軍歷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簒位進爲祕書郎未拜義兵起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初除員外散騎侍郎轉領軍長史未拜遭母憂服闋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遷散騎侍郎轉中書黃門侍郎尋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中書令武帝受禪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封建城縣公轉尚書僕射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尋行廢立文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元嘉三年伏誅有集三十一卷案南史傅亮傳云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張溥本

有進劉裕位中車騎將軍詔、封豫章郡公詔、封宋公詔、進宋王詔、解宋詔、禪策、禪宋璽書。今考前二詔必非亮作，唯宋公宋王當屬亮而無左證，禪代詔策則王韶之作也。

喜雨賦

唯二儀之順動，數有積而時偏。樂裴陵於唐籍，感雲漢於周篇。匪叔葉之或遺，在盛世其固然。伊元嘉之初載，肇沐明於此年。懿玉燭之方熙，愠積陽之獨愆。涸源泉於井谷，委嘉穎於中田。眷我皇之翼翼，桭臨朝而輟燕。踵神軌於禹湯，協至誠於在余。且東作之未發，庶雨露之風濡。迫縣子之徙廛，尤晉侯之焚巫。祇桑林之六禱，修季宰之再雩。誠在幽其必貫，感何遠而不孚。聆晨鸛於高垤，候宵畢於天陽。發僖雲於觸石，晦重陽於八區。眷霆殷召遠響，興雨霈而被塗。灑豐浸於中疇，覃餘潤於嘉蔬。服膏入於蕃畝，衍將綵於中衢。嗣良頌於多稌，兆嘉夢於維魚。列具臣之逢運，又均休而等慶。陶曲成於恭穗，念歸鴛於蓮疏。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二。

九月九日登陵囂館賦

歲九旻之暮月、肅晨駕而北逝、度迴壑以停轅、凌孤館而遠想、何物慘而節衰、又雲悠而風厲、悴綠蘩於寒渚、隕豐灌於荒瀨、坑中原之芬藹、惜蘭圃之凋落、旃竹柏之勁心、謝梧楸之香脆、爾乃流眄平隰、落日還梁、於感其深、在物周覽、聆離鴻之棲響、訴鳴林之瀏颯、彼遊子之苦傷、每辭歎於我勞、矧集悲而鍾苦、疚寸心其如切、眇天末以遐瞻、怨故鄉之阻遼、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

登龍岡賦

靜潛處以永念、聊儔言以寫憂、蒙旭露而風軫、税余轡於龍丘、南臨平隰、西際荒疇、比宇連甍、幽榛四周、眺江都之廣瀁、究川陸之迴修、羨翔羽之嬉林、樂絲蘋之在流、乘清漪以汎濫、騁綢枝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藝文類聚六

征思賦

逢休萌之餘胎，託菲薄於末暉，既致我於皇蝉，亦被已於宰閣，傷鶴梁以蔽揚，詠伐檀而厭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憀而回漾，津雲曖以含體，增衍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瀝三川之積塵，廓二峭之重岨，覩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藝文類聚五十九

感物賦并序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時風霜初戒，蟄類尙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

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在西城之暮春，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滋滋而被墀，憐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

人之榮感何夕永而虛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倘相
之道矩希並生之方融鑽光燧而妝姿淵聖哲之遺蹤嵩素杳已
難陘九流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攷舊聞於前
史訪心跡於汙隆豈夾阻之在遐將令畯之由躬遊翰林之彪炳
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雅而去璣旨既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
揚推而發蒙習習飛蚼飄飄纖蜿絲悅求亂望炯思陵隳謝齊而
無悔起朗燭而未徵臍前軌之既羅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
悼悵永念而拊膺彼人道之爲貴參二儀而比蠢齊清曠已長氣
脩絲督而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剜末而捨本或
號欲而忘生砕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剡比鼬之所昧在智
士而猶嬰僭雕陵於莊氏幾鑒濁而迷清仰前脩之懿軌知吾跡
之未弘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已
增情 宋書傳 充傳

芙蓉賦

攷庶卉之珍麗，實總美於芙蕖。潛幽泉已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汎輕荷已冒沼，列紅葩而曜除。微旭露已滋采，靡朔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葩秀，於火中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瞻，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藝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二十七

立學詔

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啟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不敦崇學藝，脩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於牆面，故老竊歎於子衿。此國風所已永思，小雅所已懷古。今王略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

日月以熾，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宋書武帝紀下，藝文類聚三十八引爲傅亮作）

策加宋公九錫文

朕以寡昧，仰纘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於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奇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拔厥頹綱，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皆作明。元勳至德，朕寶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則。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尅復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泝流長鶩，湔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奔殄，三光旋照，僭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滯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啟，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

衆偕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爲邊毒公蒐乘秣馬鼓入遠疆衛擱四臨爲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旂拂宸内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徙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軷南濟義形於色凝然内湛覩險若夷擬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窮衂喪旗宵遁俾我幾何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釁西夏陵上罔主志肆奸暴附麗協黨扇動王畿公御軌已刑消之不日倉兕電泝神兵風埽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已良圖淩波浮湍致屆井絡僭豎伏鑕梁岷革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内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

秋星言斫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迴旆河川賓繫小醜一叛
奔逆荊雍來蘇元澤浸存溫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
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歿世之慨遺民有匪風之思
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
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謐清偽牧逆藩交臂請罪百
年榛穢一朝埽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
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強妖則鋒無前對業盛東鄙大造黔
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辨方正位
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是以絕域獻
琛遐夷納貢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
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親賢建侯胙土褒以
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
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臣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

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慚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重、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遷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加樂之和、是用錫公軒

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旌炙企遐、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撲、式遏寇僻、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祇服往命、茂對天休、飭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宋書武帝紀中南史宋本紀一 藝文類聚五十三右為傅亮作

為宋公修復前漢諸陵教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藝文類聚四十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元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文選又藝文類聚四十御覽五百六十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相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途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事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

隨宜增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文選又宋書武帝紀中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文選

爲送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

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
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
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扞、撫寧
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
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
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
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
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
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
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
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

宋文選作感是日賦其乃懷布之朝聽啟上合請付外詳議文選又宋書劉穆之傳南史十五

敬上

爲劉毅軍敗自解表

遂令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蛇翦毒醜類宵遯今幾甸告謐四封有截臣元毀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其微墨偏私之譏既彰民聽況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藝文類聚五十四

讓尚書僕射表

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勳纖毫微績未閒朝野百揆治樞總貳殷要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闇權衡既懸錙銖靡遁厲駑留驥終莫之近敗駑傷錦備之前誥必將上增園垢下招私黷藝文類聚四十八

爲尚書八座奏封諸皇弟皇子

臣聞懿親肅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內衛纓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啟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藝文類聚五十一

與蔡廓書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皇后一等推王姬下皇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鈔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僕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

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體。宜改之邪。宋書蔡廓傳

與沈林子書

班爵酬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咎。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宋書自序

與謝晦書

薄代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宋書謝晦傳

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同上

辛有讚

穆生讚

董仲道讚竝見宋書傅亮傳亡

文殊師利菩薩讚

在昔龍中今也童眞乘化游方罔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
揮幽賾道達天人二十三 初學記

彌勒菩薩讚

時無並后道不二可龍潛兜率按轡候時睽睽長夜懷而慕思思
樂朗旦屬想霊期二十三 初學記

演愼論

大道有言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愼不害也又曰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
勇馮河貽其苦箴庾耆著愼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已談
所已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愼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祚萃虛室
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
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已庶
安行險而徼倖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數其故何哉

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齊佩，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塞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鑒醴酒而投紱，夫豈徹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柰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心胸，斂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鍛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酖，闕八字

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棲，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逝，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

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僰，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殞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兩，言慎而已矣。（宋書傅亮傳）

司徒劉穆之碑

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誕生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谷，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敬以直內，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凶竄逝，擁據荆河，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羣后，電發川湄，獎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循誠繕梁棟之算，徐

覆柵騶勝之餘，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謀內湛，翰旅陳衆，覩險若夷，飛雲西派，則水截鯨鯢，乘輶東指，則陸殄長蛇，迴累棊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於王室，洧風懿化，永結於荊南，銘曰，

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溫雅，內鏡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袞衣，體亦隆止，翼翼素心，克終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懽喜，訓儉於物，復禮於己，藝文類聚四十七

侍中王公碑

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艱安，陵夷有漸，至於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首朝，居疑阴之際，懷方履順，處濁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殷繁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秉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豔春榮，爰初素履，好是沖默，亦既端委，振風有德，藝文類聚四十八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宗亮父殷爲安成太守

爰自漢季，已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範，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二家之淑，體含章蘊粹，佩蘭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已棲遲改其閑，不已隱約同其操，揚生所爲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蹤前修，淹留孔老，宛然內求，于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藝文類聚五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六終